

經典
CLASSICS

艺术背后的事

徐累 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艺术背后的事

徐累 主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艺术背后的事/徐累主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006-8752-8

I. 艺… II. 徐… III. 艺术评论—世界 IV. J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6182号

学术顾问

阿城 陈村 陈丹青 范迪安 顾铮 江宏伟 李陀 刘丹 陆蓉之
吕敬人 孙甘露 谭平 王鲁湘 王受之 许江 止庵 朱朱

出品策划: 今日美术馆

项目总监: 张子康 胡守文

艺术背后的事 Those Behind Art

主编: 徐累

执行编辑: 周嘉宁

责任编辑: 李文华

装帧设计: 王海鲸

电子邮箱: classics2006@sina.com

图片摄影: 今日美术馆影像艺术中心

编辑室电话: 010-58760011-825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21号 (100708)

印制: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210mm × 285mm 1/16

印张: 10

版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06-8752-8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地址/北京市天竺空港工业A区天纬四街

邮编/101312

电话/010-80486788

联系人/陈诗汇

目录



艺术背后

- 1 三吴珍秘，归之如流 明代项元汴的鉴藏事迹 刘金库
- 19 情爱与收藏 佩姬·古根海姆的传奇生活 王瑞芸
- 37 爱的女人无处不在 毕加索的艺术与情史 陆霄虹
- 57 蒙巴那斯的夜莺 本草草
- 67 镶着画框的巨额支票 何潇
- 77 画室里的弗洛伊德 桃小满
- 91 片场 8个电影背后的故事 菊沐青



异志

- 111 影像是生活的纪念碑 苏珊·桑塔格和安妮·莱博维茨 陆澜



传韵

- 121 捣尽秋砧 孟晖
- 129 华夏“巴洛克”，西洋“中国风”
海晏堂前青铜生肖兽首诞生的历史环境 倪亦斌



朝花

- 139 穿过铁轨去往霍珀的世界 马克·斯特兰德 马永波译



笔记

- 143 唐寅与《落花诗》 雍容
- 147 兰汤试否? 江弱水



三吴珍秘，归之如流

明代项元汴的鉴藏事迹

文 刘金库

明代最大的商人收藏家、画家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居士，别号墨林子、墨林懒叟、五云、嵩生、长病仙、香岩居士、退密斋主人、惠泉山樵、鸳鸯湖长、静因庵主人等，计二十余个，室名有退密斋、天赖阁、樱宁庵、白雪堂、世济美堂、净因庵、若水轩、墨林堂。祖籍汴（今开封），大约在明代初年，其祖上迁居至槁李（今嘉兴），生于嘉靖四年（1525），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

项元汴是项谄与颜氏所生的第三子。他的墓志铭是董其昌写的，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他早年的一些情况。铭文中说他“少而颖敏，十岁属文”，说明他幼年确实嗜好读书、作诗。成为诸生并以岁贡生入南雍为太学生，但后来并没有就赴候选，其原因是在他20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他的长兄项元淇在外面做官，二兄项笃寿已经考中进士，家中他的母亲“太宜人”无人照顾，于是“（项）元汴已念，赠公既背养，而太宜人苦节……绝意帖括（科举考试）”，即放弃了进仕为官的念头，在家中理财，照顾母亲。史书中记载项元汴“善治产而富，喜蓄古籍，每遇宋刻，即邀文彭昆仲（指文彭、文嘉兄弟）鉴之……又广收法书、名画，海内珍异多归之，极一时之盛”。他的书法写得一般，多是师法苏轼的字体。他比较擅长画山水，学黄公望、倪瓒一路，用笔草草，略近文嘉，但疏散不及文嘉，兼善墨竹、兰、梅，天真雅淡，亦有逸趣，有一些画迹传世，如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项元汴《仿苏轼寿星图轴》，画于万历庚辰（1580），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对项元汴的评价，早在明代就已经分为两种意见，一是董其昌、文嘉、王穉登等人持赞扬之词。如王穉登说他：“性乃喜博古，所藏古器物图书。甲于江南，客至相与品鹭鉴足，穷日忘倦。”（《项穆传》）另外一种观点则颇有微词，如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成书于1649）在“项



晋 顾恺之 女史箴图（唐摹本局部） 绢本设色 24.8cm×348.2cm 今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此卷有项元汴篆书题记：“宋秘府收藏晋顾恺之小楷书女史箴图”，有五十余方项氏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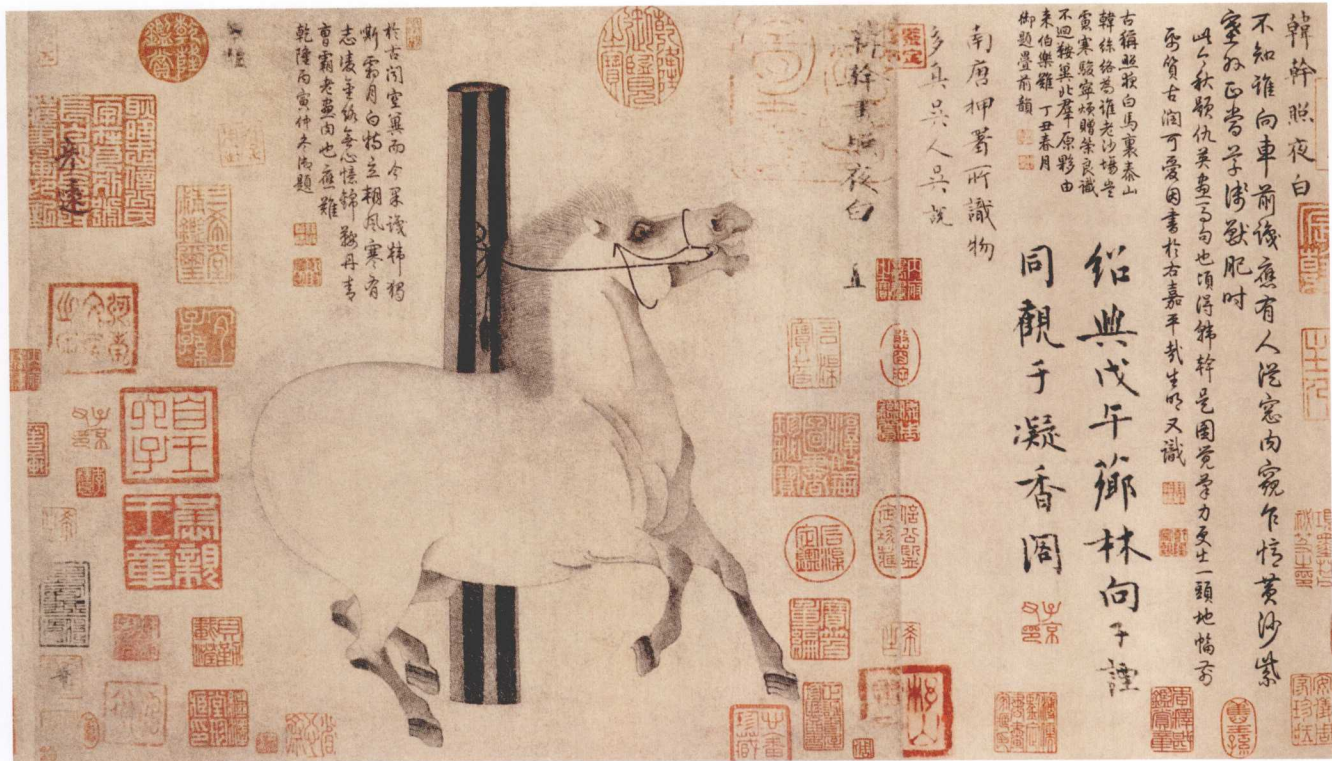
墨林收藏”一则中记载：

“项元汴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资力雄贍，享素封之乐，出其绪余，购求法书名画，及鼎彝奇器，三吴珍秘，归之如流。王淪州与之同时，主盟风雅，收罗名品，不遗余力，然所藏不及墨林远甚。墨林不惟好古，兼工绘事，山水法黄子久（黄公望）、倪雲林（倪瓚），兰竹松石，饶有别韵，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鏐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复载其价于楮尾，以示后人，此与贾豎甲乙帐篷何异？不过欲子孙长守，纵或求售，亦期照原直（值）而请益焉。貽谋亦既周矣。”（《韵石斋笔谈》）

项元汴如此在古代书画上用印的确是污染了画面，难以脱离其商人本性，可项元汴的题跋却是规规矩矩的，

如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上面的题跋。今天看来，他钤印最多的是在画面及画后上有 97 方之多，确实没有必要钤盖这么多的印章。朱彝尊曾写一首诗讽刺他说：“墨林遗宅道南存，词客留题尚在门。天籁图书今已尽，紫茄白苣种诸孙。”事实上，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传承很难过三代，若想世守书画藏品，只能落得个“独守空楼双泪流”的结局。

遍查明代书画著录，人们尚可见到以项元汴之名写的《蕉窗九录》九卷，成书时间是在 1626 年，此时项元汴已经去世 36 年。在《四库全书·存目提要》中说：“（项）元汴家藏书画之富，甲于天下，今赏鉴家所称项墨林者是也。是书首纸录，次墨录，次笔录，次砚录，次帖录，次书录，次画录，次琴录，次香录。前有文彭序，称大半采自吴文定（指吴宽）《鉴古汇编》，间有删润。今考其书陋略殊甚，（文）彭序，亦滄鄙不文，二人皆万万不至此。殆稍知文墨之书贾，以二人有博雅名依托之。以炫俗也。”这一段文字明显说明，此书是伪托之书。对此评断，有些学者并不以为然，在此存有一定的偏见，可



唐 韩幹 照夜白图 30.8cm×34cm 纸本 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上有项元汴印。亦有南唐李后主题。

能是项氏家族熟悉的人辑佚的一本，其中有许多是项元汴的跋语及言论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四库全书》提要的作者把项元汴本人的文学水平估计过高，如按姜绍书在《无声诗史》的说法，说项元汴每作缣素绘事，自为韵语题之，然而辞句多累。虽没有人去辑佚项元汴的题跋诗文，然而在《石渠宝笈》著录的文字中找到几段，虽然精于书画鉴定，但只是略通文墨而已。如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项元汴所作《空山古木册》的题跋，诗句很一般。若依照清代文人之诗文要求他，未免过于刻薄呆板，与事实甚有不符之处。另说文彭的序亦是“伪作”，也过于抬举文彭其人，如果翻开他的《文博士诗集》，他所作的诗文也平庸一般，偶有一二句佳诗好句，也是极为少见，如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文嘉于1577年在项元汴的《冯承素摹兰亭帖》后的跋文对照可知与此序言为同一笔法：“子京好古博雅，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见《石渠宝笈续编》（三））另外，在文彭序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此录大半采自吴文定（指吴宽）的

《鉴古汇编》，间有删润”。所以笔者认为确实是某人依此而辑录的只言片语，尚有诸多可信地方，不能列入伪书之列，但在今天，尚需要下些气力对照吴宽的《鉴古汇编》，究竟哪些是吴宽的原文，哪些是项元汴的只言片语，这才是比较诚实可信的。另比如董其昌在碑文中把项说成是与米芾、李公麟一样的人，多为溢美之词，如董说项：“凡断帧双行，悉输公门，虽米芾之书画船，李公麟之洗玉池不啻也。而世遂以元章、伯时，目公之为人。”如果不论书画藏品的数量，项元汴在文学造诣、画论、画法哪一样也无法同米芾、李公麟相提并论，唯一可比者，是项元汴在藏品在数量要远超米、李二人的，他在书画收藏领域是屈指可数之人，这是不争的事实。项元汴毕竟是个商人，他在书画鉴赏方面的能力还是值得称道的。詹景凤（1519 - 1600）的一次记录表明他与项元汴在16世纪中下叶的鉴赏能力是首屈一指的：“项氏出观……张颠（张旭）三卷，二贋本，一真本……项因谓余曰：今天下谁具双眼者，王氏二美（指王世贞兄弟）则瞎汉，顾氏二汝（指顾汝和、顾汝修兄弟）眇视者尔。

“墨林遗宅道南存，词客留题尚在门。天籁图书今已尽，紫茄白苣种诸孙。”



唐 韩滉 五牛图卷（局部） 纸本设色 20.8cm×139.8cm 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唯文征仲（即文征明）具双眼，则死已久。今天下谁具双眼者？意在欲我以双眼称之，而我顾徐答曰：四海九州如此广，天下人如彼众，未能尽见天下贤俊，乌能识天下之眼？项因言：今天下具眼（者），唯足下与汴耳。”（《东观玄览附编》）詹在贬王世贞、王世懋兄弟，抬高他和项元汴也是显而易见的。比詹稍晚的沈德符（1578—1642）同为秀水人，他与项元汴同乡，至少有机会看过项元汴一半以上的书画藏品。他在《飞凫语略》中对项元汴的书画鉴定持肯定的态度，而对董其昌、陈继儒则颇有微词。

在今天能见到的书画藏品中，我们只能推测到项元汴在16岁时开始收藏书画，如藏在上海博物馆的《唐寅秋风纨扇图》上有项元汴在“嘉靖庚子（1540）九月望日”、“壬寅（1542）春仲”的二次题跋，这是他16岁时开始在画上题写跋语，确实无误。若依此计算，从1540年到1590年去世之际，项元汴在50年里共收藏一千多件藏品，平均每年约有20件藏品入藏，可能在事实上要比这个数

字大得多，项元汴不断地买来卖去是个动态过程，固然无法说得清楚，说得清楚的是他的交游圈子。

与项元汴交往最多的是书画家与收藏家们。收藏家中主要是华夏、文征明家族、陈继儒、李日华、汪继美和汪珂玉父子等，涉及到的范围也是在江浙地区为主，“三吴珍秘，归之如流”的说法十分贴切。常常是这样，项元汴在书画上至少钤盖两方收藏印章，最多的时候达97方之多。从1545年至他去世的1590年前后约45年里，不断地在书画上盖收藏印章，若以千件藏品，每幅约平均20方印章计算的话，项元汴一生在书画上加盖2万多枚印章，甚至还要多一些，是中国收藏史上在书画钤盖收藏印章最多的私人收藏家，皇家收藏则以乾隆皇帝为最多。项元汴在书画上的题跋也有一些，如今天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金代武元直的《赤壁图卷》后就有项元汴的一段跋文，认定为朱锐的真迹，后在民国年间，诸鉴定家改为武元直作品，持之有据。项的鉴定并非十分准确。总的来说，项元汴的跋文要比收藏印用心，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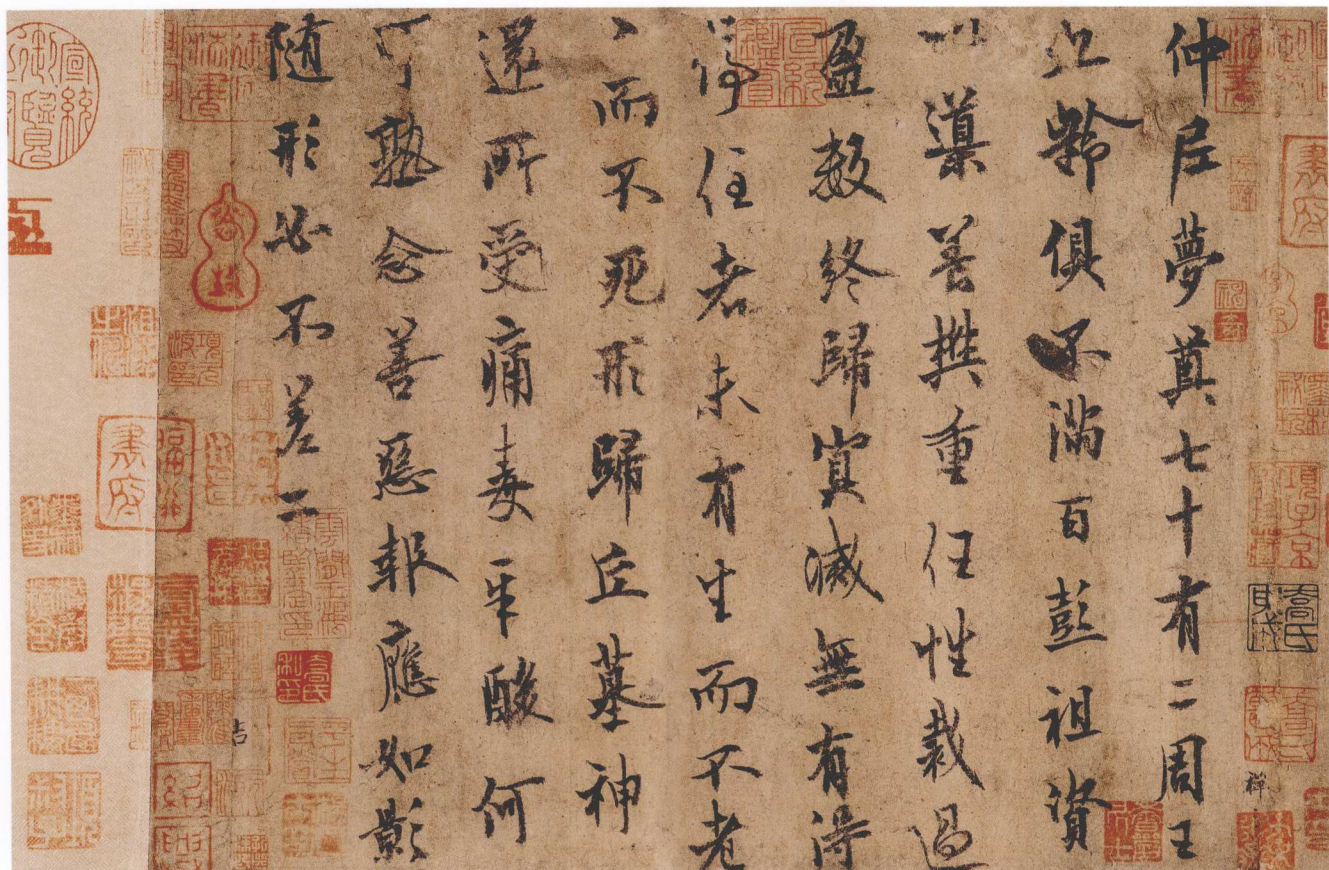
“子京好古博雅，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



上盖印项元汴是最不讲究的。

在项元汴交往的收藏圈子中，年龄较大的是文征明和华夏。华夏活跃于 15 世纪，为明代著名的收藏家之一。华夏大约活动范围多是收藏家的圈子如有文征明、祝允明和都穆等，他长年定居在东沙，斋名真赏斋，他对书画与金石皆成癖好，家中收藏至多，虽在数量上无法与后来的项元汴相比，但在其精品中也是不能低估的。嘉靖元年（1522），华夏选集、文征明文彭父子钩摹、章简甫刻的《真赏斋帖》三卷中，我们明确知道，项元汴从华夏手中获得的是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张传为张僧繇的《雪山红树图轴》。

与项元汴交往相当多的是文征明家族，因为项元汴的书画收藏可能得益于文家更多。文征明（1470 - 1559）比项元汴大 55 岁，在文征明八十岁后的十年间，文、项两家来往特别多，项以学生辈出入于文家，24 岁的项元汴受到文征明的书画创作、书画收藏方面的影响很多，这在收藏至今的书画藏品上可以知道，一是项元汴的部



唐 欧阳询 梦奠帖卷 今藏沈阳故宫博物院
此卷有项元汴印三十方。

分藏品直接来自文家，另外，文征明的两个儿子文彭（1498—1573）、文嘉（1501—1583）曾在项氏收藏书画上有许多题跋，也能证明这一点。其实，作为长子和书法家的文彭不仅帮助项元汴收藏书画，而且也曾为项刻过许多收藏印章，在1540年至1542年的两年内，项元汴收藏过的唐寅书画上就有文彭为项氏刻过的印章。文嘉在书画鉴定方面要远远超过其兄文彭，从他所著录的《严氏书画记》一书，完全可以这样推断。我们今天十分清楚地知道项氏从文嘉手中购买过一些卷轴，比如唐代摹本《兰亭序》、元代赵雍的《沙苑图》都是文嘉转让给项元汴的。在1578年项元汴54岁生日之际，文嘉还为他画过一幅《仿倪瓒山水图》送给项。另外一点十分重要是项元汴笔下的梅、兰、竹、石的画法明显受到文征明、文嘉父子的影响。

明代大诗人朱彝尊与项家既是亲戚关系，又是友人关系。朱的姑母曾嫁到项家。朱在《项子京画卷跋》

中说：

“予家与项氏世为婚姻，所谓天籟阁者，少日屡登焉。乙酉（1645）以后，书画未烬者，尽散人间。近日士大夫好古，其家辄贫，或旋购旋去之。大率归非其人矣。噫！非其人而厚藏书画之厄终归于烬而已。程穆倩家最贫，嗜古尤癖，书画归之幸矣。惜乎价盈千百者，力又不能购也。（项）子京之画，世人知之者罕，程子独加珍惜，俾予跋尾。”（《曝书亭集》第18册）

与项元汴交往过密的另一位收藏家是明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1558—1639），其诗文极有风致，善绘画书法，书法在苏、米之间，尤好苏东坡文章。遇苏墨迹，必着意求得。周旋官绅间，善于鉴别书画，著有《皇明书画史》《书画金汤》《陈眉公全集》。陈继儒的收藏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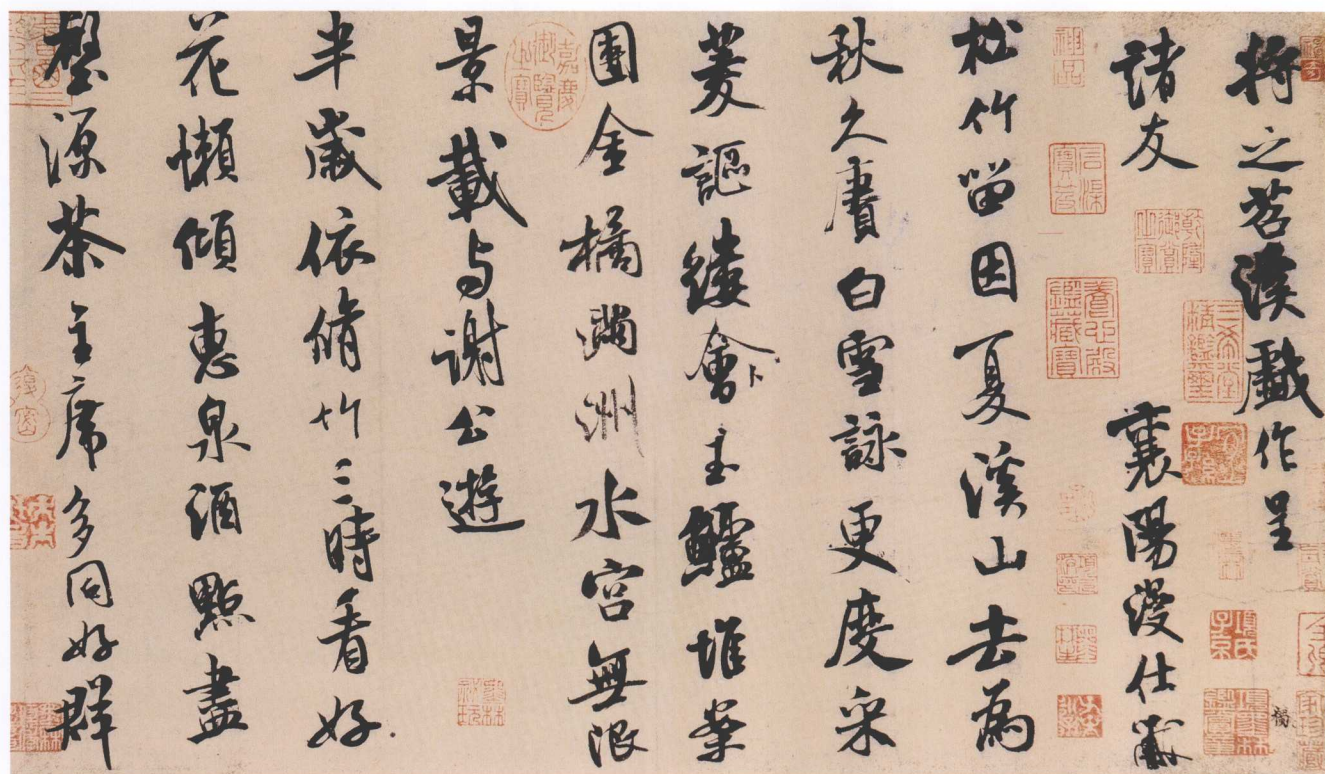


宋 赵孟頫 文会图 绢本 184cm×124cm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卷有项元汴印。

非其人而厚藏书画之厄终归于烬而已。



北宋 赵佶 竹禽图 绢本设色 33.8cm×55cm 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上有赵孟頫跋及项元汴跋文并印。



宋 米芾 茗溪诗 纸本 20.3cm×189cm 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卷上有项元汴印六十八方与记语，有项氏“千字文书画目”“独”字编号，也有装池年月（1564）。有绍兴及睿思殿图印，又有米友仁、李东阳 1516 年题跋。



元 赵孟頫 人骑图 30cm×51.8cm 纸本 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卷有项元汴印三十余方，又有赵由辰、赵雍、赵奕等赵氏三代题跋。

多，比较确切知道的是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赵子昂画药师如来像轴》和由陈继儒强行定为黄筌的《鹰逐画眉图轴》，后者在画幅上有“若水”款，即为元代王渊所画，陈继儒全然视而不见。他与董其昌二人经常到项元汴后人家中看画的记载却是很多的，如与董多次去项又新家中，也曾到过项希宪家中去看画。陈比项小33岁，与项的儿子辈年龄相仿，准确地来说，他是与项又新接触较多，包括后来与项圣谟这个孙子辈的也有许多往来。

明代吴门四家中另一位大家仇英（1482—1559）与项元汴的关系至为密切，仇英不仅是职业画家，而且也以仿古画家独居翘首之位，项元汴雇用他在项家专门为他作画。仇英的《赤壁赋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上有文征明题写的引首、文彭写《赤壁赋》、文嘉书《后赤壁赋》，可见项元汴父子与仇英的交往情况。据记载，今天知道仇英为项家所画最早的画《仿周昉聚莲图》在1541年，仇英59岁，项元汴才16岁，有可能仇英正在指导项元汴作画之际。后来项元汴长孙项声表记载仇英为项家作画多年，他也见到过大量的仇英作品藏在项家。如果

从1541年推算，至仇英去世的1559年止，仇英最多在项家18年，而不是其他人所推断的11年。虽然项声表曾说过项家曾有仇英超过百件藏品，但在今天，郑银淑女士在其《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一书附录中凭项元汴家族的收藏印统计出18件（册），虽然二者数字相差悬殊，但若以仇在项家居住并作画的十几年时间推算，每年若有10件画作计，也已经超过一百幅，这是有可能的。在项元汴收藏过的仇英18件作品中，有几件是至关重要的作品，一是仇英《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今藏在辽宁省博物馆）曾被末代皇帝溥仪携带出紫禁城，有趣的是溥仪将张择端真迹与此件同时挟带出紫禁城。此件作品被认做鉴定明清其他30余件《清明上河图》的标准作品；另两件是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卷》《临宋元六景册》（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后者画于1547年），可视为仇英仿宋元作品的标准作品，可以此考证其他传为仇英作品。仇英的《赤壁图卷》《百牛图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则代表着项元汴所喜爱的那种复古风格与特点。

此外，我们在董其昌为项元汴所写的墓志铭中尚可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治淬，能令真贋不辨。”

知道，项元汴与陈淳（1483 - 1544）非常友好，在陈淳去世的那一年，项元汴才 19 岁，二人交往若从项元汴出道进行书画收藏的 1540 年算，才有过三四年的交往，我们在今天只知道项收藏过陈淳 3 件仿米芾的山水作品。其他与项同时代的画家如王穀祥（1501 - 1568）、彭年（1505 - 1566）、丰坊（活跃于 16 世纪）也都与项元汴有过交往，但并不是十分密切。我们从今天项元汴收藏过的藏品中可知，项元汴是收藏那些同时代画家的仿古作品，如项收藏王穀祥的《仿夏森画册》（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见便知项的收藏爱好。我们不知道项元汴是否与陆治（1496 - 1576）打过交道，但项比较喜欢收藏陆治的作品，如项收藏过陆治的《梨花写生图轴》（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陆治《溪石图》（今藏美国纳尔逊博物馆）是宋人画法的作品。

综上所述，与项元汴交往的文人在鉴赏书画、品评诗文、买卖古董等方面的活动十分频繁。王士性《广志绎》一书即说道：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棗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于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

王士性虽用“物妖”、“俗蠹”二词加以道德性批判与挖苦，却从中形象地说明了当时鉴藏的情况。

项元汴收藏过的书画巨迹应当有个《千字文书画目》，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全部依据千字文的顺序完整地编排下来，因为其中有些已经散佚，无法知道其藏品的名字，不过尚能依据流传至今的书画藏品补上其中的绝大部分还是有可能的。据郑银淑女士在其《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一书中记载：“项氏收藏书画之嗜好，就朝代说，最多是宋，元为次。二代之书画约共五百余件；五代以前之书画约有五十余件。就作者说，其收藏



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86.1cm×34.3cm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元 赵孟頫 鹊华秋色图 纸本设色 28.4cm×92.3cm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卷有项元汴印及“千字文书画目”“其”字编号，又有董其昌跋：“余二十年前，见此图于嘉兴项氏……”



元 钱选 浮玉山居图 纸本设色 29.6cm×98.7cm 今藏上海博物馆

此卷有项元汴印及记语，“千字文书画目”“祗”字编号，项元汴还标明了价格。亦有黄公望 1348 年跋，及元代诸名家题词。

大兵至嘉禾，项氏累世之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荡然无遗。

